

八一

要殺要剮？歸鴻亭明知還不是押赴刑場，下了馬車一時間兩腿還是軟得差點跌倒，不捨的看著跟隨著輾轉千里的兩匹馬兒被趕著連車一起消失在眼前。他仰頭望去，灰黑的高牆讓他的心境快速回到去年在上海銀鐺入獄的時候，只是這一回，進了這道與牆面齊高的厚重巨大鐵門之後，還有小命出來嘛？

連推帶趕，他們被押進一棟陰黯的大樓裡，那些士兵移交兩人給獄方，接著一連串的檢身、人別訊問、製作個人資料，兩人很有默契一個寫了武夷山天心岩永樂禪寺，一個寫了杭州大慈山虎跑定慧寺，獄方文書斜乜著眼，大概是怎麼看兩人也不像是紅塵外的人物。然後換了皺巴巴霉味十足的囚服，套在身上像個大布袋，袖口長得要扣三摺才露得出手來，再加上一雙破舊拖鞋，來回折騰到傍晚，終於處理完入獄的新收例行公事，一個理著大平頭的牢頭兇巴巴惡狠狠態度極不友善，還有兩個端著長槍的獄卒，像趕豬似的押著兩人進入一道鐵柵門，裡面又有幾位全副武裝警衛來回巡邏。歸鴻亭一眼望去，非常確定這牢獄比起上海那巡捕房的拘留所防備森嚴十倍不止。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歸鴻三部曲・首部曲

彈指懺

卷五

麻念台 看

那牢頭腰間別了一大串鑰匙，走起路來金鐵交鳴，讓整個見不到任何窗戶的封閉走道盡是刺耳的迴音。盡頭又是另一道鐵柵門，管制的衛兵打開，裡面還是冗長走道，左右兩旁則是許多木門，每個門正當中嵌有一個小小長方形的窺視孔，鑲了一面玻璃，只能容一對眼睛剛好查看門裡的動靜，而每個門旁的牆角下，也都有一個比門板上玻璃孔大不了好多的長方形洞口。牢頭始終酷酷的緊閉雙唇，直到押了兩人進了這道鐵柵門，才選了右手邊第一個木門，用那串鑰匙當中像隻大棒子般的鐵條插入門鎖孔用力一扭轉，打開來冷峻喝道，「統統進去！」

他們身後的獄卒馬上用槍尖頂著兩人腰部往門裡推，張能天遲疑了一下，立即被槍托在腰眼狠敲一記。歸鴻亭不想喫眼前虧，拉著張能天朝牢房大踏步跨進去，一股悶霉及尿騷綜合的臭味撲鼻而來，伴隨身後「砰」的關門聲響，歸鴻亭發現這間看來才三、四坪大的牢房裡，沿著所有牆面或站或坐全是人影，沒有二十個也有十來個。

兩個人心裡打著鼓，腳似釘在地上暫時不敢有半步移動。歸鴻亭掃視整屋子裡的人，他在瞬間想起尤敬強說過的話，在牢裡頭誰的胳膊粗、誰的拳頭硬才能不被欺侮。從左到右，老天爺，怎麼沒有任何一個老弱殘兵，個個都是虎背熊腰，大部份在斗室裡熱得只穿一件短袖囚衣，甚至有幾個赤膊露出結實的胸肌，每一個傢伙都比歸鴻亭的胳臂粗、拳頭硬，歸鴻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亭心頭才準備武裝起來，剎那間就全洩了氣，而正對著他們坐著的一個大塊頭，濃眉下兩個東方傳統單眼皮的細長眼睛，配著蒜頭般的朝天鼻孔和血盆大口，打破沉默講了第一句話，「有冇搞錯？來兩個衰仔！」

「甚麼？」老實的張能天一時沒聽懂那句廣東話，歸鴻亭已經感覺語氣不善，不曉得該如何回應，還是僵在當地。

那大塊頭兩腳一蹬，矯健一躍而起，足足比歸鴻亭高了不止一個頭，短短的囚衫遮不住的胸膛肌肉刻意跳動著，兩手快速的從褲頭掏出不知甚麼東西朝兩人一比，嘴裡「砰砰」有聲，嚇得歸鴻亭忙用雙手遮頭，在眾人一片哄笑中，才發現那比他高不止一個腦袋的大傢伙雙手只是各握著一根竹筷，得意的用眼尾向旁邊示意，就見站在牆角的一個同樣壯碩的漢子提起他腳邊的一個大木桶，拎到他們兩人正前方，然後拿開木桶蓋子，一股尿騷與屎臭味道立刻瀰漫小小的空間，令人幾乎要嘔吐出來。那大塊頭則大剌剌站著，整個屋子裡的所有人似乎並沒在乎那股臭氣，都等著看好戲般望過來。提糞桶過來的漢子見兩人獃立，用不是很流利的廣東國語叫囂道，「喂！大步跨過它，然後給我們龍頭大爺叩頭！」

歸鴻亭明白了，這是下馬威的監獄文化。看樣子類似張良的袴下之辱是免不了的，只怕張能天富貴出身忍受不了這種欺侮，正想自己先做，看看是不是可以讓張能天免掉這一道黑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道洗禮，那個大塊頭龍頭老大這時又脫下了短衫，還從身後牆面的一根釘子上取下一件長袖囚衣，一併扔在地上，赤裸的上身特別顯現出胸前的六塊肌肉，先擺了個類似健美先生的姿勢，再帶點憐憫的口吻說道，「瞧你們一身長袍褂子，是做生意的人罷？就馬馬虎虎給老子磕十個、八個頭，以後就輪流替我們這裡的弟兄洗衣服。」

「對，洗得乾淨的話，晚上會讓你們多睡一、兩個鐘頭。」有個聲音從那堆人群當中傳來。

「甚麼意思？」歸鴻亭看著那大塊頭背後牆上的釘子，思潮正飛向一年前尤敬強在上海牢裡說過的話，忽聽睡覺問題脫口問道。

「這裡才多大，」剛才拎來糞桶的漢子一副幸災樂禍的口氣，「晚上要輪流才夠地方睡覺，先進來的才得多睡一點，你們剛進牢，只能整晚坐著睡。」

歸鴻亭又想起尤敬強說的話。他說在臺灣坐牢時，一間狹窄的牢房要擠二十多人，每個人晚間上個小號回來就找不到自己的位子了，沒想到百年前更可怕。歸鴻亭衡量著目前的情勢，眼前面臨的還不是會不會被槍斃，要是死掉就一了百了，可是在這間牢房裡，暫時死不了，卻要面臨擠滿的如此多橫眉豎目的犯人，兩個人怕是有得活罪受了。他決定學尤敬強在往武夷山遇到山賊時那樣碰碰運氣，當下用眼色示意張能天站在原地不要妄動，自己深深吸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一口污濁但已經久聞不覺其臭的空氣，勇敢的先環視了一遍正好整屋子圍成一大圈的牛鬼蛇神，逼著自己邁開沉重的腳步直接走向必須仰起頭才能看得到那單眼皮上的濃眉的大個兒，在他尚在驚愕於一個雖說不上弱不禁風，但也好不到那裡去的初來菜鳥犯人敢不先跨那臭糞桶抬頭挺胸過來時，歸鴻亭趁著這極短暫對方還沒反應過來的時間，竟是一滴溜多走兩步到了大塊頭背後的牆邊，不顧腳旁仍蹲坐著敵意明顯的整排犯人，伸出右手摸了一下方才大塊頭掛過衣服的釘子，一邊脫下自己的長袖囚衣往壁上釘子一掛，一邊假裝老練的說，「這釘子是我上次來時釘的，看樣子還頗牢靠耐用。」

這一段才幾秒鐘的亮相手法，是尤敬強曾提過，那個他在獄中的洪門老前輩年輕時在大陸的經驗。凡是一個道上混的老手，一旦失風入獄，進到牢房就用這一手方法說明身份並非生手，在獄中的同行不能隨便欺侮。歸鴻亭把這種道聽塗說的行規秀出來，在廣州的黑幫地盤中可能會因此被認同受到照顧，也可能弄巧成拙被視爲侵入這些雞鳴狗盜地區搶生意的外幫份子，那就得付出更大的代價了。他靜靜的走回張能天身旁，依然回過頭勇敢的注視那大塊頭的反應。

「這是我不久前才釘的，不是你以前釘的。」大塊頭回答了，雖然否認了歸鴻亭的話，態度卻沒有方才的跋扈高傲。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歸鴻亭十分細心的察顏觀色，甚至連所有圍在牆邊的每一個人的神情都利用一眨眼的工夫掃視一圈，他可以感受到不一樣的氛圍在嗡嗡耳語中流洩在狹隘的空間裡。於是他繼續審慎的按照尤敬強曾無意說出的答話向那大塊頭嗆聲道，「怎麼可能？我釘的那根釘子誰拔掉了？」

一陣沉靜在小室裡形成了無形的微妙變化，大塊頭呶呶嘴，臭桶子立即被蓋起搬回原來的牆角，他再向身旁的一個蹲著戴副玳瑁眼鏡的胖子點點頭。歸鴻亭發現所有人只有這胖子載著蠻學究式的兩個圓鏡框眼鏡。用二十一世紀的眼光來看，實在老土得過份，不過在這時代該是最流行時髦而且有點學問的師爺才有這種裝扮。他看著胖子頗爲辛苦的把一身肥肉帶起站穩，走到另一牆角，打開那裡的一個水缸蓋，用一個白鐵製的瓢子舀了整瓢子水，順手在缸旁取了一疊碗，慢吞吞的走回大塊頭和歸鴻亭、張能天兩方中間，再很費勁的蹲了下來，小心的不讓水瓢裡的水濺出來。

在胖子作這些動作時，歸鴻亭敏感預料到這時可能是更重要考驗的時刻了，張能天在他身後不解的問道，「你們在搞些甚麼花樣？」

「現在不要吵我。」歸鴻亭仔細看著那胖子先把碗全放在地上，用手指醮著白鐵水瓢裡的水，在地上劃出一個半尺見方的格子，再從地上的整疊碗當中取出四個置在方格裡，四個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碗擺放的方式正好就著方格緊貼在四個角的內側，形成一個正方形，他再把另一個碗放在方格外，然後將水瓢中的水一一倒入五個碗中，直到每個碗都注滿水爲止，最後將水瓢把子正對著方框外面的碗放好。

「歸兄，要緊嗎？他們在搞甚麼玩意？」張能天看得出雙方似乎正要用這些碗在較勁些他看不懂的名堂，至少現在所有屋裡的每個人都睜眼摒息且目不轉睛望著歸鴻亭的下一步動作。

「入監考試罷。」歸鴻亭附耳對張能天說著。

「甚麼？」大概太小聲他沒聽懂。

在五個盛滿水的碗前，歸鴻亭不睬張能天，先瞇起了雙目，讓自己神遊太虛，專注精神回到去年與尤敬強落難在上海牢房時，他邊打坐邊隨口閒聊打屁的內容。現在歸鴻亭面對的正是講到的所謂「茶碗陣」，那擺茶碗陣的胖子已經佈陣，尤敬強說過不管三合會或是哥老會之類的幫派，總共有四十幾種常用的各式茶碗陣，是使出來辨識是否自己人的方法，能正確應對佈陣叫做破陣，那些張大了眼睛看著他的所有人都在盤他的海底，等待他能否正確破陣。

「怎麼樣了？釘了釘子的朋友？」大塊頭催促的聲音，他又飛快的從褲腰抽出筷子對準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歸鴻亭「咻咻」兩下，再在令人眼睛一花的瞬間又把筷子插了回去。

歸鴻亭猛地睜大眼睛，心中記憶一閃，口中不覺輕聲迸出，「這是『患難相扶陣』。」他毫不猶疑把擺在劃出四方形外的那碗水放進方陣中四碗水的當中，然後把置在正中的碗再次取出，舉到嘴邊一口喝光。

大塊頭臉色瞬時一凜，向那胖子輕聲說話，「要再試嚒？」

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歸鴻亭心裡這樣想。他不等胖子開口，搶著從已經乾涸看不出四方形界限的四個仍注滿水的碗一一取出了其中三碗，在大塊頭腳下排成一直線，同樣最後把水瓢子擺放在三個碗的正前方，形成一瓢與三個碗一整排的陣勢。

胖子看了歸鴻亭反過來的佈陣面色凝重起來，用目光向大塊頭暗暗請示。歸鴻亭這一刻心情緊繃但又不能表現出來。他佈的這陣叫做「爭鬥陣」，這是他有把握記得尤敬強介紹的一個非常簡單但極爲重要的陣勢。當希望對方在某個紛爭中給予協助時，就擺成這種形式，若是對方願意接受委託，就會把三個碗中間那碗水端起來一口喝掉，代表同意協助對方解決困難。歸鴻亭擺這個陣勢一方面孤注一擲，看能否與這批人化敵爲友，先在這陌生的牢房裡取得不被欺凌的條件，另一方面也避免那胖子再擺個新陣勢考驗他，歸鴻亭這個冒充的幫派份子可就非穿梆不可了。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怎麼樣？」歸鴻亭反正豁出去了，大膽的反問著。

那個龍頭大爺的大塊頭點了點頭，制止了胖子的詢問目意，很爽快的蹲下來，毫不猶疑將三碗正當中那碗取出，仰首大口喝盡，然後友善的對著歸鴻亭笑著說道，「從今以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小小牢房裡馬上傳出一陣掌聲，一直觀望的所有人都改用微笑望過來，歸鴻亭頓覺心頭壓力釋去，精神瞬間放鬆，差點想抱著那大塊頭的腦袋親吻他的大鼻孔和大嘴巴。咳，想歸想，他趕緊清清喉嚨，「我叫歸鴻亭，是被北洋政府袁世凱在江西的大將段芝貴通緝的逃犯，沒想到千辛萬苦躲到你們廣東來，還是被捉了。」然後指指身後的張能天，「他是我的朋友，叫張能天，可是抓我們的人就是不相信，硬要把他當成另一位被通緝的人，所以一塊逮進來了。」

那胖子這時也不再猶疑的代表大塊頭介紹道，「這位是我們哥老會的草鞋，我是白扇，其餘都是會裡的弟兄。」他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算來大家都是同樣被官府利用又一腳踢開的同病相憐朋友。」

「此話怎講？」歸鴻亭聽了更是放了一百二十個心，至少在這牢房裡該是沒有立即的危險反而還能有這批亡命之徒照應。張能天卻在一旁搞不清楚狀況，問甚麼穿草鞋、持白扇的，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一臉茫然於整個情勢的轉變。

「草鞋就相當於政府軍隊裡像將軍之類的職位，在我們草莽弟兄來說就是龍頭大爺，舵把子的地位。我們這位草鞋姓陳。我則是白扇，算是出主意的軍師，叫我肥仔親切一點。」那胖子肥仔解釋著，「這次我們被抓的有百多人，原來是在胡漢民被袁世凱免去廣東都督以前接受收編成爲民團的弟兄，陳爺就是我們這個團的標統。沒想到反袁情勢混沌，胡漢民被免職，把廣東軍務交由陳炯明接手，他一時又不敢反對袁氏政權，但也沒真正出來幫助反袁勢力，我們這批民團就在這種矛盾狀態下按兵不動無所適從，等到陳炯明召集各師旅高級軍官商議獨立，力斥袁氏違背共和，主張出示佈告準備討袁，並由省議會發電促袁退位，可是這時袁世凱已經收買了駐防梧州的師長龍濟光率部進襲肇慶，影響所及部份廣州的駐軍變節叛變，那個沒膽的陳炯明捲了巨款不戰而溜去香港，龍濟光乘著江漢兵輪抵達廣州，隨帶軍隊二十餘營，兵艦數艘，守城軍隊又爲私利內鬥根本沒有合力對抗，使龍濟光坐收漁利輕鬆戰勝接收粵省軍權，廣東因此撤銷獨立，袁世凱任命龍濟光爲都督，還解散了省議會。」他一口氣說不完，頓了一下繼續講，「我們因爲七月十八號陳炯明召集大家宣佈獨立時，另外附了一份要求全體軍界宣佈一致討袁的通告，讓在場幹部簽名，我們陳爺看領銜的師長鍾鼎和、蘇慎初，還有都督府參謀長、兵站總監、鎮守使、要塞司令都簽了名，陳爺一個小小團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長當然跟著排隊畫了押，這樣莫名其妙就被視爲反袁系統的部隊，被龍濟光全部繳了械，還要捉拿陳爺問罪，我們弟兄不服準備阻攔軍方司令部拘人，硬著頭皮出面對抗的忠心弟兄，就全部被圍了抓起來關了進來，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

「講了半天，你們到底是支持袁世凱還是反袁的呀？」張能天聽得不明不白，談到政治他的腦袋就少了根筋。

歸鴻亭正在心底偷罵這老書獃子豬頭。現在落難到大牢裡，要面對一整房間的壯漢，管他擁袁、反袁，只要不找他們兩人麻煩就阿彌陀佛了，還問這麼令對方難堪的問題，沒想到那大塊頭陳爺聽了並沒有不悅，反而靦腆說道，「老實講，清廷末年大家就被天災人禍搞得民不聊生，賦稅又重，我們一伙人本來就在廣州城裡佔地盤，幫中除了流動販子、江湖藝人、走方郎中，也收喫明錢幹強盜的、喫洋火錢當扒手的、跑輪子來往粵漢鐵路火車上弄高官富商行李的，三教九流通通有份，有時爲了生存結夥械鬥，幹鋌而走險的事更是家常便飯。不過我們也明白民主時代來臨，得跟隨時代轉變，要收編我們，只要照顧大家生計，我們跟誰都成，誰幹北京的總統、誰是廣東的都督都沒意見。」

「哦？」這段話連歸鴻亭都覺似曾聽聞。尤敬強在江西協助李烈鈞整頓當地的幫會組織時，也提到許多地方幫會勢力本來就沒有甚麼政治理念，政府想改造社會，得看怎麼瞭解他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們的需求，才能引導他們向善或向惡。歸鴻亭心中這刻突生一股奇異的想法，模糊的蘊釀孕育著。

「事實上，我們還是蠻同情反袁份子的。」肥仔試著解釋，「我們只是有點介意民國建立以後，革命的同盟會組織的新政府並沒有感激在推翻滿清時候，我們都捐過許多錢支援起義，反而下令遣散幫會，不然就用武力鎮壓。我們在名義上妥協接受改編，等於苟延殘喘，現在又在南北權力鬥爭裡被抓進來，這樣下去會逼得我們考慮要造反的。」

「你們都被關在這裡，不怕被殺頭還想造反？」歸鴻亭雖然質疑這肥仔說的話，心頭卻隱然一動；這個情況和他在未來的臺灣觀察到的二十世紀末國民黨執政後期很相似。那時國民黨在基層真正的實力已經有限，檯面上的支持無法和推翻滿清創黨前後有不怕死的理想主義份子和全球華僑的援助，那時就得依賴全省遍佈各處的黑金勢力，一旦成功獲得政權，想擺脫地方上黑金背景的樁腳並不容易，黑金成爲國民黨最尾大不掉的痛腳。現在對照民初的革命政府對待地方幫派勢力，似乎是同樣類似的問題。

「要殺我一個人容易，想殺光關在這牢裡的百多個人，也要看龍濟光有沒有這麼大的膽量。」大塊頭頗有把握的嗤鼻說道，「你曉得清代秘密幫會是如何產生而且壯大的嗎？相傳康熙年間少林寺僧人幫助清廷平定西藩叛亂，卻被官軍恩將仇報派兵圍剿，逃走的武僧與法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號萬雲龍的和尚組成一百零八弟兄，全改姓洪，與清廷作戰，萬雲龍不幸陣亡，但臕下的倖存者發展成反清的天地會，由陳近南率領壯大到擁有千千萬萬洪門弟兄，最後成爲終結清朝極大的力量。」他濃眉一揚，顯出眉宇間的霸氣，「敢宰了我們，難道不怕在外面觀望的許多各門各派大大小小青紅幫會弟兄們，都會爲了生存捐棄成見聯合起來，力量不會比官府小呢。」

「有志氣。」歸鴻亭自覺嗅到了一絲生機，抓緊機會快速轉移話題，「可惜我幫江西漕幫對抗袁軍，李烈鈞兵敗後被通緝一路逃亡，現在卻在廣東被捕，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這回恐怕腦袋保不了了。」他說這話的目的無非冀望博取這幫草莽人物的認同，是不是有效則一點把握也沒有。

「江西漕幫？我聽過！」大塊頭眼睛一亮，「是鄱陽湖一帶最大的幫派哩，不過和我們青紅不搭嘎，你和那幫會有甚麼關係？」

歸鴻亭聽了無端又緊張起來，尤敬強不是說過青幫與洪門過去勢不兩立的?不過好像也說過民國以後仇隙已經逐漸消弭，他奶奶的，只有碰碰運氣了，乾脆大方亂掰說道，「漕幫雖然屬清幫系統，但在江西洪江會被政府掃蕩時，他們幫過不少落難洪門中人，兩方頗有患難相扶的惺惺相惜意味呢！」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對，對。」大塊頭忙說，「大家都曾爲推翻滿清帝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努力過，青紅已經一家了嘛！」

這下歸鴻亭終於舒了口氣，大方誇口道，「目前漕幫龍頭朱爺的千金，就是嫁給我的一個小弟，還是我作的媒哩！」

「真的？」大塊頭這下更是不敢置信的從上到下重新審視歸鴻亭一遍，張能天則在一旁猛點頭，支持這段談話內容。

歸鴻亭吁口氣，「不過現在都沒用了，在這裡我恐怕是死定了。」

那肥仔立即安慰道，「你要死也不會在廣州。」他幹軍師挺適合的，馬上講出一堆支持這話的見解，「我被抓進來以前見過北京發出的懸賞告示，袁世凱八月時通令，不論死活，緝拿黃興賞十萬元，陳其美賞五萬，你們江西的頭頭李烈鈞賞格只有兩萬。廣東部份龍濟光也懸紅通緝一些人，陳炯明就值六萬塊，朱執信、鄧鏗各兩萬，廖仲愷、姚雨平各一萬。我看你還輪不到一萬這樣的價值呢。這幾天快到十月十日國慶日了，那些個當權派正忙著搞慶祝活動，利用一年中難得可以滿足權位慾望及拉攏民心時刻，都在大做他們政客最注重的交際應酬活動，這些天你們一定是安全的。」

「你確定？」歸鴻亭半信半疑。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他們總要經過審判，讓我們抗辯罷。」張能天也插口。

「你別作夢了。」肥仔搖著頭，「表面上現在是法治社會，可是誰的軍權抓在手上，說殺就殺，那會要再經過審判？就算有審判也只是形式。你們暫時安全是因爲通緝的不是廣東省。你剛剛說是江西方面通緝的，現在李純做都督，一定要先遣送回江西去，到那裡可就危險了，那時就會開始提訊審判，或是——根本不審就關起來，然後——殺掉。」

看張能天皺起眉，歸鴻亭當然也悚懼驚恐，憶起見李烈鈞第一天就聽他說袁世凱不經法律程序殺掉張振武的事，忙道，「我得罪的是段芝貴，不是李純。」

「那更慘了。」肥仔這回說得更嚴重，「段芝貴還比李純職位高，又是袁世凱的親信，懂得諂媚所以一直很得寵，在逼退清帝時就是袁系北洋軍的一員了。這次由他帶兵打垮江西勢力，聽說已經派他當湖北都督，取代兼任的副總統黎元洪，所以依我看你們送回江西以後，搞不好又會轉送湖北，最終還是會落到姓段的手裡。」

「然後呢？」

「不死也扒層皮。」

歸鴻亭這下更是一陣雞皮疙瘩，「你不要一直嚇我好不好？」

「他沒騙你，」大塊頭嚴肅的回應，「政客都是心黑手辣，很少有良心的，他們只管肅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清異己，寧可錯殺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反對份子。」

這時，在陌生人面前很少話的張能天也關切的接口，「你看……我們有機會從這獄裡逃出去嗎？」歸鴻亭也寄望這種可能，在上海不就被他和尤敬強溜掉了？

「朋友，你想得太天真了。」大塊頭全然否定的說，「你看這牢房，牆壁厚得連炸藥都不一定炸得開，犯人進出全有獄卒荷槍實彈押解，走出這棟樓房要闖過兩道鐵柵，就算到了屋外還有高牆，想逃跑的人沒靠到那牆邊就準定被射殺了。」

「這麼說來，我真的是死定了。」歸鴻亭望著屋裡那些獄友，無奈的蹙起雙眉，方才心裡妄想是否能靠這些幫會份子協助脫逃的希望，顯然還未曾開始企求就像肥皂泡泡一樣破滅了。

「食飯啦，菜盆推出來。」牢房外走道有人喊著，打斷了歸鴻亭的思緒。

整間囚室開始有了生氣，拿盆子的從木門旁的小洞一古腦全塞出去，不久就推進來白飯和兩樣粗陋的菜，有的人分配著碗筷，十來人自動分成了四堆，席地坐著開飯。歸鴻亭和張能天被指定陪著大塊頭和肥仔一桌，自有另外的獄友幫忙盛飯。歸鴻亭心想，要不是混充幫派份子，現在站在一旁替老大添飯，等會洗碗筷、擦地板的工作，可就是他們兩人的專屬職務了。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你的朋友不喫飯？」肥仔注意到張能天只是靜坐著。

「剛關進來心情不佳，很多人是會喫不下的；不過還是要趕緊適應，別還沒人要殺你就把身體搞壞，自己先倒下了。」大塊頭也說。

「他在修行。」歸鴻亭不知從何說明。「你們就當他是出家人，過午不食的和尚得了。」他則管不了那麼多，狼吞虎嚥喫著頗難下嚥的牢飯。

他心裡想，只要還有一絲能活下去的機會就要把握，只有喫飽了才有力氣思考下一步的計劃。這時候歸鴻亭也想起小狗子，還有章敏，還有尤敬強與小如，他們怎麼了，還安全嗎？他此刻沒有辦法再去想遠方——遠時的婉婷了……

歸鴻三部曲・首部曲《彈指懺》卷五第八一章終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